



四書輯疏

孟子七

二十一

2796
30-23



門仁
號 2796
卷 30-23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十二

後學會津安聚著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巧是心
規所以為員之器也所運以為矩所以為方之器也思工巧
今曲尺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箛音陰



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湖南講曰律乃有形之器音乃無形之聲必託律以

吹之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辨趙格庵曰陽六黃鍾為律陰六為呂言六律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

大音族反千候姑洗先上聲狝反賁夷則無射音亦為陽

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

徵反展里羽也吳草廬曰五聲最濁者為宮稍濁者為商微濁清者為角稍清者為徵最清者為羽朱子曰每

聲又分十二等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

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註翼胡期僊曰明是目能善視正使清濁高下得其平正義曰師曠其耳雖聰善能聽音然不得六律以和之固不能正其五音也蔡虛齋曰此道字對上面聰明巧當主仁心說吳蘇右曰仁政不外於教養之法天下之人皆遂生復性便是平治張彥陵曰首

二段借制器審音引起堯舜如詩興體然即堯舜亦

是借來說堯舜不能外仁政為治極見法之不可廢也○別處論政多重心此章獨重法以當時諸侯校等法故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

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

於人也即仁心之聲聞也非有二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

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祭武帝

終日一食蔬素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食惟菜羹糲飯而已宗廟以麩

為犧牲麩麥末也以麩為斷都玩死刑必為去聲之涕

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

不治去聲武帝之末江南梁有大江以南大亂其故何哉

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中村氏曰宣王

民梁武惑於佛非真慈仁尤不足謂之仁聞蓋姑即故實以示例耳

註異胡期僊曰澤是仁及于當時法是仁及于後世

此以政言李岱雲曰觀集註特解仁政是也句可見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

是謂徒法其心謂愛民之意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

網紀法制大曰紀文章禮謹權去聲審量去聲讀法平價皆不

可闕謹權以下法制中之小者故曰皆不可闕輔潛

庵曰引程子前說所以證徒善不足以為政

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身脩家齊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

之法度治國平天下輔潛庵曰後正謂此也

註異盧未人曰四箇故曰俱是孟子各段結語非古

天下祭虛齋曰重在徒善不足以為政胡期僊曰政

作治字看行推行丘月林曰施之無具故不足以為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

也

詩大雅假詩傳讀樂音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

也朱子曰先王之所行不過差輔潛庵曰過差謂用

禮樂刑政也不遺忘輔潛庵曰遺忘謂照顧不及者以其

循用舊典故也

註翼

吳孫右曰上節已收拾上文舍法無以成治意了此節則起下文法所當遵意也胡期僊曰由是行遵是遵行盧未人曰而過過字兼愆忘即不能平治不澤當時不法後世意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都是制器救

反被去聲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既竭

以正五音既竭目力以為方員平直既竭心思以為政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

之所被者廣矣

蔡虛齋曰此法度字該規矩準繩六律不忍人之政其用不窮貼二不可

勝用仁之所被者廣專貼仁覆天下指南曰无法度則无由推出及人故繼之以法度以續其力與思之及也

註翼

指南曰此原聖人立法之善而見其當遵也張叔與曰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既

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皆當句絕今按存疑說不是翼註曰聖人即上先王實際飛曰聖人二字貫下亦以上兩段引起未段又按兩不可勝用以下後世言為是緒言說不是饒雙峰曰惟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要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政雖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矣又按此說可從講述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下早為高下者因也依之則用力少

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

先王之道蔡虛齋曰君臣俱在內不可專指人君說下面方分言君臣當各任其責

註翼胡期僂曰道指仁政智乎謂暗于治體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

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

也李岱雲曰若是有仁心仁聞便能行先王之道則當時之君能行先王之道者多矣中間擴而充之

猶有許多工夫在如此方覺仁心仁聞與先王之道有脗合無間處亦有變通時宜處播惡於

眾謂貽患於下也播散也貽贈遺也翼註曰惡對善言即不仁也以下文觀之臣民胥

化而為不仁即是不仁之惡流播於眾處陸稼書曰是即註所謂貽患也

註翼翼註曰宜在高位自仁覆天下句來有臣民胥

句不甚重只為不仁句引起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

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

度度音鐸下度量之度音同也法律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

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指內外度

即法也上之人所界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

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

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指南曰三句串却有字要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註翼張彥陵曰此節正是播惡於衆之實上無道揆

之道虛未人曰蒙引謂下無法守是為上所奪而不
得行其法存疑非之謂人君雖不行道何嘗不欲以
法守責人乃奪下之職而不與其守法也只是上安
為則下妄作便是今按稼書以蒙引為是不可從指
南曰兩无字非无道與法只有之而不依也犯義見
法雖不加而理則可答也犯刑非必入於吏議只是
不依法行便是又按上字朝字君子字俱指君
言下字工字小人字俱指臣言諸家分貼俱謬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禮故上

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而分
胡斐才曰故下無學則易與為亂易與為亂一夫
定故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易與為亂一夫
作難雲會響應之謂也胡斐才曰故賊民與鄒氏曰

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郭青螺曰註云責其君歸責於君也

非謂死殺責其不仁播惡

註翼吳蘇右曰上二段引起末段說叢曰當時不行

仁政之故病根在圖富強故言此以破之胡期
僂曰完堅固上指君下指民與是起喪國之滅亡今
按或上兼君臣或下兼臣民俱未當又按賊民謂作
亂之奸民為是俗雲武曹聘侯俱謬緒言云語類賊
民與乃云賊民者與也與蒙存不同似以蒙存為是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

泄泄怠緩悅從之貌張侗初曰怠緩而不
真切悅從而不鯁真言天欲顛

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莫註曰急字反急緩救正

從反悅

註異

鄧雉千曰無然二字有責望意

泄泄猶杳杳也

杳徒合反○杳杳即泄泄之意詞不同而意同蓋孟子時人

語如此

註異

翼註曰泄泄猶杳杳也不徒訓字正是引時俗所共惡者以深著其緩慢悞事之罪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杳杳也

非詆典禮毀也

註異

陳紫峰曰彼人臣之事君不責其行道而無事君之義其動靜進退之間唯知趨走承順而無

持身之禮其告君之言則輕毀先王之道而以仁政為不足行若此者正泄泄之意猶杳杳之謂也蔡虛齋曰此數者在當時不以為杳杳在孟子以為杳杳也事君無義不能陳善閉邪也進退無禮但以奔走承順為恭也即是泄泄杳杳之意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

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

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盧未人曰責難以

其君故曰尊君之大開邪以心言是真誠愛其君故曰敬君之至○責難陳善俱指仁政指南曰大字至字甚字不可忽李氏曰按責難於君自是尊君之大陳善閉邪自是敬君之至虛齋以奔走承順為恭

之小徒為容悅為敬之小最謬奔走承順徒為容悅
 假為卑順之貌而內皆慢侮之心正是恭敬之反如
 何以為恭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
 君之甚也盧未人曰便不責難陳善鄒氏曰自詩云
 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
 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
 其責也

註翼指南曰重末句正見泄泄不可處張泰嶽曰責
 是責望李岱雲曰按望其君為堯舜之君便謂

之責難者以人雖皆可為堯舜而察識擴充之功
 自非一蹴而至到極盡地位必至堯舜而後已豈不
 是難事時解謂堯舜本不難為因對世主言則謂之
 難者非也蔡虛齋曰責是箇大規模陳善閉邪是內
 面事項恭字亦包了敬朱子曰恭意思較闊大敬意
 思較細密責難是先立箇大志以帝王之道為必可

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責難底工夫○陳善
 以閉邪蓋閉邪全靠陳善君心既溺於邪了我須有
 箇正當好事物去替他方得他回○賊字是活字林
 次崖曰齊王好勇孟子告之以大勇齊王好色孟子
 告之與民同似此之類皆陳善
 閉邪也胡期僊曰邪即不仁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形句前篇滕文公上篇蔡虛齋曰人倫

言下文獨言君臣者新安以為是宗上綱維彼四倫
 者愚謂此章承上章主君臣言也故下文暴其氏甚
 云云皆不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
 為人之道盡無一毫之虧欠之謂在至字前一

註翼規矩便不成方員可見言外便見人當法聖人

意不是徒贊聖人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
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註異 盧未人曰上是人當法堯舜○舜事君堯治
民只以仁心仁政入講蔡虛齋曰欲為君盡君

道云云是二句不是四句欲字帶連著盡字讀方是
呂晚村曰而已矣者再死列樣也亦死所不盡也翼
註曰下四句正足而已矣之意顧麟士曰人倫兼五
典而專言君臣者立言之意本于當時之君雖臣猶
是伴說也觀
末二節可見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
民而不仁矣蔡虛齋曰此是孟子意不二端之外更
無他道解而已出乎此則入乎彼矣指南曰出乎此
不仁亦須緊連說不可交互言今指仁入乎彼指
按謂重出乎仁入乎不仁一邊也可不謹哉蔡虛齋
此言意正在出乎此則入乎彼上曰孟子
警人之深也看大註可不謹哉

註翼 盧未人曰孔子一節承上起下吳蘇右曰道只
有一仁安得有二所云二者猶云此兩條路
耳鄧維千曰道字虛今按仁
字孟子引來則亦是愛之理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
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不好的也金仁山曰謚法殺戮無
蓋號也靠曰厲壅過不通曰幽

捐位亂常曰幽李岱雲曰皆惡謚也未指定周之幽
 王厲王說苟得其實亦是大概之辭陸稼書曰周之
 幽王厲王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
 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惡謚古人謚法最公後
 世亡國之君皆得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
 也盧未人曰必至於此
 也指惡謚不能改講

註翼 盧未人曰下是示人當戒幽厲陸稼書曰上文
 謂意歸責於當時之為君者恐未是○又依存疑名
 之曰幽厲通管甚與不甚來則幽厲亦只是謚之甚
 惡者言外還有不甚惡者一邊蔡虛齋曰獨言幽厲
 而不言桀紂者桀紂非謚也謚法周公始立百世言
 歷時之久也○輔氏曰云云按幽厲還是暴其民甚
 者如何未至於身死國亡○言不但身弑國亡身危
 是之機名萬古不滅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視以為戒意者近在夏

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陸稼書曰

末節註中幽厲則專指周之幽厲

註翼 指南曰正此今人之鑒不遠近在幽厲之謂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

不仁失之

註翼 吳蘇右曰仁不仁各兼心政說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註翼

蔡虛齋曰興盛也不止於存廢衰也未至於亡陳定宇曰興存以仁廢亡以不仁指南曰亦然

亦本於仁不仁也中村氏曰重不仁邊說故下獨就廢亡者痛言之孫詒仲曰次節止說國三節又自天子推到大夫庶人存疑謂言國該大夫士庶未然此章大約為當日諸侯發次節單言國乃發言本旨不該大夫

士庶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蔡虛齋曰不得其正死也陳定宇曰不保言必死亡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

者為然李岱雲曰不保則必失矣失即必死矣矣豈有四體獨存之理士庶人惟此四體故便說不保四體

註翼

饒雙峰曰四海以上言社稷宗廟以下言言四體以身言胡期德曰四體即四肢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

也陳定宇曰此承上章不仁則身就國亡而推言之今按前章不仁之禍專就天子言此章推至諸侯

以下故曰推言

註翼

胡期德曰今指諸侯強酒不能飲而勉強以飲胡斐才曰自強以酒盧未人曰惡死亡而樂不

仁死亡必不可免猶惡醉強酒醉必不可免言外便有如惡之莫如為仁意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

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上治人而不

治恐我之智有未至禮人而不答恐我之禮有未至

註翼

吳孫右曰此為當世之君好責人而忘自責者發三人字俱指臣民李岱雲曰或俱指鄰國之君說非也盧未人曰仁是愛之真切智是治之精明敬是禮之誠實三反字內俱有自治工夫張彥陵曰知明處當之謂智即在文網陳紀見得胡期德曰答是不以禮復我三其字當己字看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室礙難通不如不親不治不答

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

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李岱雲曰註不得謂不得

是也未嘗曰如不親不治不答之類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未嘗曰如反其仁反其

智反其敬之類是也故知自治益詳只在三者之中說今按益字對上節三反字言陳新安蒙引說不可

從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指南曰歸以心言天下歸

之人我親我治我答已也

註翼張彥陵曰行有不得雖是推開其實舍三者之處不反求諸己故下皆字中村氏曰求責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形句前篇仁則榮章

亦承上章而言陳定

承上章得天下以仁而言因言仁而及智與禮饒

註翼陶謹之曰命字以理言永是無間斷意蔡虛齋

自求多福也引詩以詠贊耳中村氏曰引詩無此之謂也勿作證詞

孟子離婁上

孟子離婁上

孟子離婁上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

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天下之本在國故其言天下必

繼之以國也國之本在家故其言國必繼之以家也其言之有序也如此而世人未必知之故迭推其本

又併言之以示箇身乃天下國家之所未及故此亦承

上章而言之吳氏曰近本纂箋本言上有推字忠按纂疏通本蔡虛齋曰據上下章則後面只用單言之為是且於理亦為長今按稼書詒仲說不可從吳蘇

右曰此承上章身正而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去聲是故也

聲

註翼

吳孫右曰人有恒言猶云人所常說的話也觀有字可見不是恒人之言小有辨胡胡曰國精畿內家指宮闈今按國治而後天下平故曰天下之本在國家齊而後國治故曰國之本在家雙峰取則之說未是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盧未人曰世臣之家即大家也如晉六卿魯三桓都是今按雙峰作

兩項人非中村氏曰世臣以勳舊言大家以祿位言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

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

姓意蓋如此劉向新序雜事篇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

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

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

陸稼書曰：巨室所以難於力服者，蓋其力既足以把持國政，而其勢又近於君，有一毫不是，彼便知之。所以服之為難，胡期僂曰：巨室之心，一國之所取信，而視以為向背者也。盧朱人曰：德教一字不平，謂教令之行皆德也。此亦承上章而言。軸潛庵曰：此亦承上章言家之本在身而言也。

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

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

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輔潛庵曰：或者不脩其本，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者，亦指身而言。爾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者，如魯昭公之事是也。

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

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牛代可以

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山唐書阜甫鑄傳韓洪武名弘唐宣

使在宋避太祖父輿疾討賊吳元濟承宗王承宗唐鎮

斂手削地獻德棟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蔡虛

力字與處置得宜字相反特以處上聲置得宜能服

其心，故爾政此類也。蔡虛齋曰：處置得宜，大抵指朝廷事體及將相得人，不必就

承宗削地，韓洪與疾，事實土討正，此類也。言其意類相似。陸稼書曰：不得罪於巨室，只是脩身之驗。初不

重在上室也。玩註自見。園外林註是主巨室言故在園外。

註翼胡期僂曰：易也。吳伯章曰：言為政之易，下正

當正身以為之本，使不得罪於巨室，爾盧未入日身在我也。一脩之，以服巨室，使能德教洋溢為政，何難。

之有勿以為政在服巨室為不難輔焉廣曰四海極其遠而言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

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去其德之大小天下

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陳紫峰曰天下

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德之大者則居一人之位而

德之小者則分立于侯國而小德見役于大德賢之

小者則分理于庶邦而小賢見役于大賢天下無道

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均是侯國也而力之小者

見役于力之大者同此爵位也而力之弱者見役于

力之強者今按力之小者力之大者兩力字當作地

字林大崖曰有道之世只曰位不及天者理勢之當

役無道之世只曰位不及天者理勢之當

然也

之相役固大之常理也無道之相役亦天

之氣

運也故雖有理勢之分均謂之天也俗雲以分貼者

為非謬集註嘗以天為理之自然至此著一勢字解

之其意可見雲峰兼

以人事言說不可從

註翼

張彥陵曰此章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全是

通章重田天不重順天蔡虛齋曰其小德者即小賢

也其大德者即大賢也德字兼才饒氏謂賢兼才德

未必然也朱子註只是德字翼註曰德以所蘊言賢

征伐聽其政令是也今按小即弱大即強與小德小

賢一例看俗雲說不可用又按有道非無勢只是理

為主無道非無理只是氣為主至道自我行則以理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

吳

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如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註翼指南曰大抵謂景公不能自強故不免于人役不可得耳今按汪氏以為畏天者存疑以為順天事俱謬輔潛庵曰既不能令是強也又不受命是不弱也既不能強於自治以異其國而出令以使人又不能因時勢之宜屈己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物睨絕也陳紫峰曰是與入睨絕而失其和好蔡虛齋曰言必及於禍也陸稼書曰出令受命絕物俱切邦交上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

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音盤樂音洛怠教音去皆若効大國之所為者而獨耻受其教命不可得也顧麟上曰集註

註翼陸稼書曰此不是要他去受命只言徒恥亦無益耳管登之曰師大國而恥受命之小國不指滕薛而言以齊對吳以三晉對秦楚皆是故稱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若滕薛雖師文王只可為善國為王者師而已胡期僊曰師效尤也蔡虛齋曰先師不是己亡之稱所謂先生先輩之先故得親受其命胡斐才曰弟子比小國先師比大國

如恥之莫如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脩德字內文王之

政布在方策朱子曰方版也策簡也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

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楚宜反輔潛庵曰所乘之勢指

國之大小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

而大國反為吾役矣苟能師文王而脩德行政則人

大德大賢在我不受天下之命矣胡斐才曰此大國即

皆為吾役而莫不受吾之命矣胡斐才曰此大國即

上所謂師之大國與本文大國屬自己不同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待洛

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

有益耳言所謂五年七年特度其可為政於天下之

天子者全在其作為如何耳祭虛齋曰此聖人舉措

孟子○凡此類學者當思其作為如何便得五年七

年而為政於天下乃有益若不思其作為而但據孟

子云師文王便五年七年王天下亦何益是亦矮人

觀場耳須是看師文王是何樣設施始得

註翼李岱雲曰大國如秦楚小國如燕趙胡期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

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

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

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

侯維也辭助語商亦避太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

貌敏達也能言裸宗廟之祭以鬱紆勿鬯丑亮之酒

灌地而降神也倪仲弘曰以秬米為酒名秬粳將祭則蒸鬱金香草煮之以和粳酒名鬱

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

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

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

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

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

衆金山曰難為衆力也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世說德行篇註

朱子曰兄賢難做他兄弟弟賢難做他兄

註翼胡期儒曰靡常是無定林次崖曰仁不可為衆是孔子釋詩之言乃承其麗不億句說國君好

仁天下無敵又故開說蓋因文王而泛言其理也依蒙引作孔子之言呂晚村曰无敵二字須指侯國講不指民下歸往也翼註曰敵非戰敵之敵註只云不能當之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

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

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喻誰能不以

天○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

命在我盧未人曰不能自強二句是上段意脩德行

是也脩德行仁則道德足以勝勢力而天命在我師

文王而為政於天下者是也蔡虛齋曰自君身而言則曰脩德自其及入而言則曰行仁

註異 胡期僊曰執熱而不以濯則熱不可解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則無敵必不能致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

菑而反以為安利也蔡虛齋曰災害也非水旱兵革之類但所為之可致禍者即是

胡期僊曰安是視為無事意利自便意所以亡者謂荒暴淫虐所以致

亡之道也荒廢也淫淫於色也蒙不仁之人私欲固

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
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註翼 翼註曰首節言不仁者失其本心而不可與忠言便含自取之意下四節乃承言之也胡期僊

曰不仁者指當時暴君言盧未人曰不可與言謂彼自以為安而我告之曰危必不見信下句亦然林次

崖曰安其危利其樂其所所以仁正是說不可與言處菑深於危一深於菑險道也將近菑也菑患害

也猶未亡也陸稼書曰危菑亡只是淺深之別存疑最明蒙引云云看來不是蓋般樂等項俱各有淺深

難分屬也李岱雲曰末二句非謂不仁可與言使不亡國敗家了正決其必不可與言以嘆息之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郎○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吳伯章曰所以係冠於頰下

註異 趙註曰孺子童子也胡期僊曰濯是洗濯滙參曰可是水之可非孺子可之我字言水可濯我

而非我濯之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周聘侯曰濯纓濯足人非有意清濁自為之耳

故曰自取之字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指濯纓濯足言雖常言俗語出於無心者苟聲入耳則心無必不

通至理所在也中村氏曰不曰言而曰聲見其出於

無心許白雲曰孺子之歌主於人孟子之言主於水

聖人之言雖非孺子之本意然主人而言者意反淺

謂聲入心通無非至理謂聲入心通無非至理

也張泰嶽曰纓之濯也由滄浪之清致之足之濯

也滄浪之濁致之有此體質故有此感召所

以說自取之也莫中江曰孔子不是解說孺子之歌

就其歌而指點之陸聚岡曰孔子之言雖只就水

論然言外便見得天下之事何者非人之自取意故

孟子引來則歸重濁邊四

書鏡謂孔子微注濁非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吳蓀右曰詳自取之寔從孔子之言而推廣其所未

也發也

註翼胡期僊曰夫人泛言今按岱雲說不必翼註曰

身不脩是自侮也家不齊是自毀也國不治是

自伐之道也蔡虛齋曰毀謂破敗非詆訾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形句前篇上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扶音

得失之幾平聲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

皆其自取盧未人曰心存是仁心不存是不仁蔡虛

審之其心亡者雖於存亡之迹已昭然者猶不能分
辨之也曰審曰辨二字亦不可易置今按心存之審
得失之幾及福之
自取俱在言外

註翼胡期僂曰違是避而去之活不能生活今按此
字總指首節以下言不仁者亡國敗家之禍不
可逃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
爾也

惡去聲○民之所欲樂者皆為去致之如聚斂力
反然虛未人曰言民之欲非一端民之所惡是民情
無一不為之致也勿施亦然

則勿施於民音錯倉故所謂漢文帝時對賢良策中語人情莫

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

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

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中村氏曰安謂災患不逸謂徭役不繁此類

之謂也

註翼翼註曰失天下邊輕引起得天下蔡虛齋曰失
其民也謂民不歸之而叛去也失其心也謂所

為不合民心而民離也陸稼書曰聚欲勿施惡即
仁也王道也須說得醇細勿似專為得民心而設同
於伯主固結民心之術指南
門爾也有如此而无他之意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仁以其

所欲之在乎此也

註翼 胡期僂曰仁指上所欲二句吳伯章曰走疾趨而就之也盧禾人曰水之就下二句是喻其欲

歸之情不是狀其必歸之勢水欲下故就下獸欲墮故走墮民欲仁故歸仁

故為淵鰍魚者獺也為叢鵒者鸛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為去聲毆與驅同獺音闞爵與雀同鸛諸延反○淵

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如小狗水居食魚叢茂林也鸛食雀者

也鵒尾小鳥也雀言民之所以去此紂謂桀以其所欲

仁在彼謂湯而所畏暴在此也

註翼 李岱雲曰按民之歸仁自是所欲在此原無待於毆况又有為之毆者則所歸為益速矣故字

雖是承接之語却是進步之辭○獺原不為淵計鵒原不為爵計紂本不為湯武計然本無此意而却有此理有此勢有此機有此情孟子極力言之以鼓動當時人君好仁耳吳蘇右曰魚爵二句即物情以決民心之去暴歸仁也

張泰嶽曰毆是逼逐的意思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王皆去聲

註翼 吳蘇右曰今天下節見一好仁即得民而易于王欲動當時諸侯為仁正意全在乎此陳定宇

曰好仁之君出不仁者皆為毆民以歸之意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莫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病也者乾音久益善夫

音扶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倉反辨然自今

畜積聚也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

迫迫也而艾終不可得矣

註翼蔡虛齋曰此是孟子為時君謀言當急於改圖也不然無及矣鄧雉千曰七年之病喻積弊已

深三年之艾喻仁政吳孫右曰猶七年之病求三年

之艾喻行仁當急也時講多用深仁厚澤不知不重

深只重急也今按周聘侯謂乾艾深仁之喻也

集說從之誤七年句喻不急於求仁則無及耳張彥

陵陸稼書說俱不可從又按終身憂辱句言求

仁無及也胡期僊曰志是心之所向辱外侮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語助胥相也言今之

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言當今諸

此其何能免亂亡之禍乎

註翼未節謂當時諸侯之所為皆自取死亡之道也

苟不及今改圖則必相與陷於亂亡如詩上所

說也以激發他使速于志仁胡期僊曰溺陷溺蔡虛

齋曰自篇首至桀紂之失天下也章皆所以責乎治

人皆自自暴至居下位章皆所以責夫自治者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

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

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把自家不知禮義

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

者把自已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中村氏曰不能勉他謂我不能勉勉他程子

曰人苟以善自治為善以治其身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

至皆可漸子康磨而進也中村氏曰漸磨是漸漬磨磨惟自暴者

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就自

暴自棄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不肯移也

註翼朱子曰自暴剛惡所為自棄柔惡所為胡期二句是絕之之詞非斷之之辭盧未人曰自暴曰不

可有言根言非禮義來于言更切自棄曰不可有為

根自謂不能來于為更切其實兩人俱不可有言有

為李岱雲曰次崖謂仁是體義是用禮義只在義字

內此說較勝虛齋故下只申言仁義時解謂禮義非實落者謬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形向前篇不孫丑上矢人豈義者宜也乃

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註翼吳蘇右曰仁人之兩句語氣猶云仁義非別的就是你的安宅正路是真切語不是譬喻語盧

曠路而曰正見當由而不可舍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

自絕之是可哀也道本固有在首章兩自字內講述

謂弗居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悉井也勇猛

省察

註翼

蔡虛齋曰曠安宅而弗居云云兼自暴自棄不可依饒氏說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通爾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通

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上此而

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

長則天下自平矣胡斐才曰之字指道以則字換白

人親其親長其長句內不可便合下用此註去點上

二句虛未人曰見所謂在通在易者只在親長之間

故曰而道初不外是也不言事者事即所以行道非道外事也

註翼吳蘇右曰此為賢智之徒思以道術易天下者發不主人君倡率說李氏曰不可因天下平遂

指當時人君蓋好為遠難之人亦謂其道術可平天下耳不知人人親長而天下自平矣看外親長

以言道者能平得天下否今按緒言說不可從林次

崖曰道在通而求諸遠兩句且虛說指南曰道在通

二句責在思以道術易天下者身上說也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雖說天下之人其意主在易天下者使人

人如此也翼註曰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皆

孝子悌弟道德一風俗同此即是天下平非由此而

後可平也徐傲弦曰天下平不是遠且難親

親長長而天下自平見不必求之遠且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

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

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

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

身而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
 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
 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倪仲弘曰誠意則以
以自脩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
之成言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
 以得民矣子可以得民言民可得而治也李岱雲曰朱
三箇有道都注到末
箇有道上來萬勿支離

註翼 吳蘇右曰首節見動物必本于身之能誠指南
 曰居下位至悅親步步遶下說歸重誠身上明
 善即誠身的工夫不可平看陳紫峰曰苟不獲乎上
 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胡期僊
 曰下位指臣說上指君言不
 信不取信弗悅不得親權心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天所賦與之本

然解道也思誠者欲解思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

偽人道解入之當然人所當盡也

註翼 吳蘇右曰次節是原其身之當誠胡期僊曰是
 故承上節來者勿泥作人字蔡虛齋曰天之道
 不要說在天之元亨利貞觀此註云誠者理之在我
 者皆實而無偽可見已在我了不應彼此不同虛未
 人曰思誠不是空思這理就有
 工夫只是明善以誠身而已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

親之類是也輔潛庵曰有感必○此章述中庸孔子

之言見思誠為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村中

氏曰兩本字與孝弟為仁之本本字同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

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山金仁

與大學相表裏者格物致知乃明善之要其誠意正心脩身乃誠身之謂推之齊治則順親信友獲上在

中其

註異陸稼書曰末節固是說驗但其所以說此驗者則有責成於人之意是其不容自己也蔡虛齋

曰此至誠是自思誠而至於誠者也今按此至誠是誠之至也不是至誠之人吳棫右曰此節重上二句不誠未有能動決言至誠之能動與可離非道也一例吳因之曰不誠非全然不誠只未到至誠境界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辟去聲○作興皆起也蔡虛齋曰并合兩字解之猶曰殆蓋皆發語詞者趙註曰

文王起道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

之長聲上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

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蔡虛齋曰庶人

之老謂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之類與鰥寡孤獨不同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

非求仕也輔潛庵曰恐人見太公後來佐武王伐商遂以其來也為有求仕之意故明辨之太

公之初歸周無是意也

註異講錄曰此章不為文王說是勉諸侯行文王之政以收天下之人望重在末條胡期僊曰辟紂

避紂之暴虐金仁山曰中國去北海甚遠但以遼海為北海林次崖曰作興只作一下讀今人乃欲於文

王作處一讀以興屬曰字讀非也今按翼註說未是
撮言引解從之誤指南曰盡歸乎來者自海濱而歸
于岐山之下又按歸往依投也通義曰來亦語詞虛
未人曰文王行仁政不止養老但老者來歸則以其
善養老耳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
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焉於處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

者陳紫峰曰齒德俱尊非如常人之老齒尊而已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

眾父然輔潛庵曰眾父二字出老子集註既得其心

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蔡虛齋曰以二老有以係天

也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出前漢書列傳暗與此

合諸本暗上有其意二字恐非今從纂疏本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

又不可以不察也輔潛庵曰蕭何之說是欲為此以

之為此則初無所為也行吾義而已所謂公也

指南曰此言文王得二老之歸而因得人心之歸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註翼胡期德曰文王之政指養老養民說今按緊承上文說為是何南金曰文王之德百年猶未洽

而此取效于七年文王之化僅恬冒西土而今可為政于天下蓋惟戰國之時為然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王者征伐有罪之國必鳴鼓以聲其罪也夫子借之以為聲其罪而責之義故註意

解曰云云

註翼

吳蘇右曰引孔子言不重只為起下節視況字可見翼註曰通章以強兵為主上二節即富國之罪以甚強兵之罪下一節即連諸侯辟草萊之刑以甚善戰之刑也指南曰無能改于其德謂不能匡救李氏舊日之惡德也今按惡德泛說謂就據奪刻利上說未是張泰嶽曰是有負于平日之教而非吾之徒矣爾小子於彼有朋友之義當聲其罪以責之使之省改可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

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猶未傷人之命而

夫子猶惡之去聲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

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肝魂所藏腦頭髓塗也其罪之

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輔潛庵曰言罪大而刑小是刑不足以容

其罪也指南曰如云死有餘辜也

註翼

胡期僂曰上此指上節下此指強戰說今按強戰猶力戰宛陵說未當盈野盈城言殺人之多也蔡虛齋曰率與率戰之率同小註循由之說非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

之

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音北齊威王臣吳起衛人為魏之

徒連結諸侯如蘇秦洛陽人張儀衛人之類辟開墾

也耕也口本反闢也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

李悝枯回反魏文侯臣盡地力商鞅以兩反秦孝公相開阡陌之類

賦此法商鞅實受之其後遂開阡陌矣朱子曰這開

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

裂阡陌觀此可見○阡陌便是井田一橫一直史記

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註異指南曰上刑極刑也服者加于其身也如以衣

勢實相因○如蘇秦則約六國以抗秦主與秦戰也

張儀則主六國事秦不然則秦伐之張彥陵曰此節

只分兩等兩次之亦次於善戰者耳盧未人曰連諸

侯闢草任地者皆不親身殺人故次之李岱雲曰頌

知孟子亦只就當時賊民之罪而定其刑如此若論

碎草萊任土地者開阡陌而廢井田壞三代之良法

殃萬世之人民較善戰者之罪為更極矣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

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眸子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不容人偽之義眸子目瞳

子也共伯章曰睛中瞭明也物能見眊者蒙蒙目不明

之貌物不能見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神心之精

與物接則其神在目也其未接物之時則故胸中正

則神精而明精聚而不正則神散而昏昏散而

註異胡斐才曰存字作在字看使的蔡虛齋曰謂耳

子曰其吳孫石曰良者自然而真而無偽故為良若直就最好觀人說未免碍下地步○眸子不能為人掩其心之惡胡期倦曰人指身掩是遮飾正是無私曲翼註曰重不正遠方應上不能掩其惡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焉於度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

指眸子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

眸子則有不容偽者人縱能匿于言必不能匿于眸子所以不獨聽其言而參之以

眸子也

註翼 張彥陵曰知言是孟子一生大學問此非把聽言撇却玩本文也字口氣則聽言只據現成說

如云以言而參之眸子則人必無可躲閃處今按俗雲說未是真西山曰此觀人之法也張南軒曰非

獨可得觀人之法又常知檢身之要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

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林次崖曰惟恐不順其侮

奪言欲侮奪人之甚也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聲音是詞氣笑貌是顏色都是

外面假做模樣

註翼 林次崖曰此舉恭儉之所為以明時君之不然而孫詒仲曰若以恭儉為實德不侮奪為實事

則無弊存疑謂不可作實德實事說未當張泰嶽曰謂之曰恭則心存敬謹必能下賢禮士不肯慢視臣

下而有所玩侮謂之曰儉則志在簡約必能制節謹度不肯輕用民財而有所侵奪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

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辨士授與也

物與受取也是接人古禮男女不親授受出禮記

遠去聲別必列也蔡虛齋曰遠列二字是連綿也援救之

也權稱去聲鍾直垂也稱平聲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無

不及者也張泰嶽曰故人之處事稱量權而得中是

乃禮也陸稼書曰即程子權只是經之說今按以理言

註翼翼註曰首節借事引起下二節是正意歸重道

為下諷言張本胡期德曰不親謂不以手相親授嫂

溺言嫂溺于水豺狼二獸名言其心忍陸稼書曰此

章禮字只作一經字看蔡虛齋曰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解上亦當從權以援之不

可守先王之正道也解下句吳蘇右曰從權不但見

當時之功利意今按此說極是信雲非之未當又按

從權權字是髡之所謂權而在道之外者故註曰不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與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

張泰嶽曰天下至廣陷溺之患至大如欲撥亂反正

濟世安民必先王仁義之道拯之乃能有濟非如

嫂之溺水但援之以手即可救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

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

下乎吳蘇右曰先失其援之具最重枉己求合便是枉道枉道便是失其援之具矣指南曰舍所學而從功利己先失援天下之具矣今按言欲使我援天下而又欲使失援之具則非手無援之之具了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而○此章言直己天下非所手之能援也俗雲說未是

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盧未人曰直己守道非便是濟時是所以濟時之具也枉道徇人便是失己亦安能濟時

註翼張彥陵曰手援是影語非實語中村氏曰乎字是詰辨之詞蔡虛齋曰得淳于髡此辨發出孟子

子精意萬世之事有所持循矣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輔潛庵曰易子而教則非不教也但不親教耳

註翼大全存疑概言父子蒙引則主常人之父子以孔子之聖猶易子而教則概言父子為是周公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害天性之恩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指南曰反字從愛字生來教本愛之而怒反傷之也父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張泰嶽曰夫子是尊長之

通稱中村氏曰夫子未出於正亦只推下肖子的心曰字亦以心上說

註翼翼註曰勢不行也見非心不欲教亦非理不當教也此句總括下文張彥陵曰子弟賢智者少

愚不肖者多此就人情多處說講錄曰勢不行猶云事勢行不去今按父子相督責則其勢徒足以害恩而已其教則却不行也吳孫右曰則惡矣惡字猶云非天倫之美事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不使至相夷也而亦不失其為

教盧未人曰易字活看只是以子從教于人非必與人相易其子也

註翼此節言以教誨之於師也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輔潛庵曰責善謂責之使必為善也○王氏曰父有

爭去聲子出孝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

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

而已矣盧未人曰若爭父則下氣怡色以勸之耳戒子則譬曉訓喻以警之耳安能傷恩

註翼此節言以責善誨之於友也教字所包者實責善所以輔教也諸說不得註意不可從指南曰

責善亦重在父責子邊離如情意乖離不相維係非必離而去也今按祥善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

辱親蔡虛齋曰虧體辱親自是兩意盧未人曰虧體是身體髮膚有所毀傷辱親是身為不善貽父

辱蓋雖日用三牲牛羊豕之養去聲亦不足以為孝矣失

其身以下解下四句之意

註翼

史文璣曰上節言事親者當以守身為本下節引曾子養親一事言養親者當以養志為要也今按此說極得註意陳新安從南軒說者誤又按此章之旨重在事親守身則所以成事親也不平諸說未當指南曰兩孰處且勿露君長家國還暗打為高翼註曰事字非行事之事乃承事之事○本字與大字有辯大是一件最重本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

上聲陳紫峰曰唯能孝以事親

則於事君事長者特自此而推之耳是事親為事之本也

身正則家齊國治去而聲

天下平

陳紫峰曰唯能正以守身則於家國天下特舉此而措之耳是守身為守之本也

註翼

胡期僊曰次即推親身所以為事守之大也鄧雉千曰上孰字包事君事長下孰字包家國天下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

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

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

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子慮親意更欲與

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

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註翼

吳因之曰首二節言事親必先守身然所以事親之道猶未詳言故舉曾子養志以示事親之

則大抵此二節只申明能事其親意不必若著守身必請所與見在盤穀之餘也問有餘必曰有又所餘在竈厨未出者也沈無回曰引曾元一段只欲引出養口體以形養志取曾元意不重翼註曰養志兼親志未形而曲以探之親志既形而曲以體之兼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上句正解句內

之意下句解出句外之意如字以人之如曾子之所為言以訓本文若字句首有箇言字在不可謂在本文之外緒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言說未是

分去聲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此若字若曾子可謂養志

若字非若曾子者若字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

餘哉輔潛庵曰孟子只平說去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

註翼張彥陵曰事親必如曾子這樣纔是可蓋只顯得養志為事親之道耳不重與曾子能事親上

仇滄柱曰前段未句已結曾子此重與曾子能事親上養志不指人可也乃指教之詞非許之詞今按上節若字貼曾子身上說故曰若曾子此節若字以人能若曾子言故曰若曾子者本自不同孫詒仲作一様看未是陳紫峰曰可也許之之詞程子說可也意在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

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有過失而指摘之間非也格正也

有罅隙而徐氏曰名度字孝節宋睢陽人格者物之所取正也

非議之格式也借為去其非蔡氏曰非心非僻之心也書曰命格其非心

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

謫與謫同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

其君心之不正以歸于正而國無不治去聲下同矣曰正字

包仁義總言之曰正分言之曰大人者大德之人正仁義故註只言正該仁義在內

己而物正者也大人正己而物正出盡心篇李岱雲稼書曰雖是正己而物正然其格君心亦須用些力

觀朱子引伊川解易一條可見蒙引因註正己物正

之言遂謂格字不○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

之仁與不仁耳輔潛庵曰言仁則心之非即害於政

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

只說與百姓同樂底說話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

其邪心出荀子大略篇攻字與克同義蒙引說未是心既正而後天下

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扶音政事之失用人之非去聲知者

能更平聲下同之直者能諫之中村氏曰知者直者俱以臣言然非心存

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扶又反有其事將不勝平聲下同

其更矣人人而去上聲下同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

矣是以輔相去聲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

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程說為人臣言故置之圈外

註翼

此章專說大德格心之功非泛言人臣事君之方也朱子曰人不足與適格君心之非三句當作一句讀某嘗說此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連下句讀若偶然脫去下句豈不害事李岱雲曰人政是指其大者而言以格心對之則皆其末焉耳若莫不仁莫不義更該得潤不止人政而人政亦在其中又按仁以無私言義以得宜言翼

書曰一正君一正君一字要提出是不必紛紛適間意陸稼書曰一正君專承上君正說而國定矣則承上莫不正而推開說存疑謂一正君包上君正莫不正意似謬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

徒洛反也料度的意思

呂氏曰行去

不足以致譽而偶

得譽是謂不虞之譽

于其人之本心實不自料其求

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

于毀句須善會之

蓋求全者求自修之全非以達世也

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虛未人曰未必皆實

則固有實者但未必盡然也今按岱雲說誤

脩己者不可以是遠為憂喜

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胡雲峰曰脩己而遠以是為憂喜必至於失己

觀人而輕以是為進退必至於失人今按憂退貼毀言喜進貼譽言孫詒仲曰註脩己觀人乃孟子發言之本旨又按晚村際飛謂補出言外大意不可從

註翼

翼註曰此毀譽字不必依論語作過情看只在不虞求全上見得不實今按岱雲說未是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

責故耳指南曰易言與失言稍不同易是輕易失是過差虛未人曰責是被入微色發聲而罪責

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林次崖曰此為常人

言非人人然此豈亦有為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取也於己不得已

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扶反有進

矣此人之大患也吳蘇石曰重在自足二字此是病根胡期僊曰患是害

註翼張彥陵曰此不是論人為師只是戒人自滿患字生於好字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音遨王驩字

註翼趙註曰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

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

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

長者乎

長上聲○昔者前日也越宿館客舍也指旅舍王驩

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張泰嶽曰王驩乃齊王之倖臣孟子

之所深鄙而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指南

曰子教人而正子豈不知之從之至齊非是藉又不
其荐拔特因便從之行耳然守身之義失矣又
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翼註曰蓋言罪上加罪也非不見之罪
及大於故孟子姑以此責之陳定宇曰從小人為失
失身於故孟子姑以此責之身一罪也不早見長者
又一罪也孟子且

註翼 吳蕪右曰吾以子來齊不我見也子亦來見我
乎張泰獻曰故為絕之詞李岱雲曰乎字是
怪之辭今按胡期傑謂亦對子教看未是翼註曰
亦有幾其失身意但未露耳林次崖曰樂正子曰昔
者意其來未久也胡期傑曰未定是未曾歇得定張
南軒曰克既館於子教則未免制於子教故舍館定
始得見其師孫詒仲曰正子既失身又不早見孟子
先以不早見責之者言之序自應如此且欲正子因
此而悟失身之罪及正子不悟故有下章之言耳蒙
引云因正子受責然後正其罪不然徒速其離心云
云其視正子為何如人耶孟子豈不知正子之為善
人乃恐正子之有離心而以吾言達于子教耶孟子豈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
非好去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
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註翼 張泰獻曰於是樂正子自知其罪而對說克也
來見之擇誠為失禮已知罪矣其勇于受責如
此然孟子發言之
意則猶未之悟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教來徒鋪啜也我不
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鋪啜也
鋪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言但知有此其鋪食
他都不顧了

也啜飲也翼註曰指道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

乃正其罪而切責之此字與前章註姑字相

張彥陵曰此章明責其從王驩然亦不顯言王

驩不可從但云徒鋪啜也徒字可玩含有不計

其人之意今按古之道古聖人之道靈未人曰學古

之道則其守身當嚴擇人必謹乃以芻糧小費失身

于匪人故孟子直責以鋪啜見其所圖者小所失者

大有負于古道多矣又按有鋪啜二字在則是藉資

糧與馬之便說叢說不可從周聘侯曰以字當為字

看猶云為鋪啜之故而從小人非學古之道者所宜

也若云以學道而哺啜則當移以字於上句於文意

亦不順矣岱雲說謬中村氏曰按孟子嘗許樂正子

以善信恐是在學進德長之後此時既

至善信之域何有失身於匪人之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隨意曲從陷親不

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

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輔潛庵曰此必見於古

傳記趙氏時其書尚存

故引之今則不復存矣蔡虛齋曰按饒氏作趙氏意

度之說似亦太說殺了○皆是正路上差了一脚步者

與世俗所謂不孝者五不同張泰嶽曰不諫其親者

止於不能成親不為祿仕者止於不能養親其罪未

為大也惟至於無後則先祖相傳的支派絕於一人

而父母之宗祀無主矣其為不孝孰有大於是乎

註翼 翼註曰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引起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

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

中則不離去於正矣不告者固非禮之正也然以繼

得理之中而不離於禮之正矣故以為猶告也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

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

非體道者不能用也陳定宇曰體道謂全體此道於身與道為一者也益權

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

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集註引范說所以補孟子未足之意以嚴萬世之大戒也

註異胡期僊曰娶謂娶娥皇女英朱子曰以事理度之但其於未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

終不告而遂娶以歸也今按蒙引引克諧以孝謂無不告而娶之事然書之所云不過不格姦耳意猶或

有不可保者故舜先受堯之命而後告則瞽瞍亦不敢違也亦克諧之驗也蒙引說似未是李岱雲云如

此章非為戰國時妄言辨也蒙引與下主離疽侍人之類一例看亦未是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不仁主也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

於從兄輔潛庵曰仁主於愛然人之生便先知愛其親義主於敬及少長便先知敬其兄未有知

愛而不始於親者亦未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

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敬愛最為切近

而精實者陳紫峰曰仁之為道其用至廣凡所當愛者無不愛也然愛心之發最為切近而

精實者唯在於事親能事親則仁民愛物特從此而推廣之耳義之道其用亦至廣凡所當敬者無不敬

也然敬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唯在於從兄能從兄則敬長尊賢特從此而推廣之耳仇滄柱曰

實字當對用之廣說不可單對用言蓋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是用中之實耳朱子曰惟以實對華而言

則以為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為本根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

業之問此說為得之耳今按凡物之純有子以孝弟

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孫詒仲曰以事從而仁

自此生即本立

道生之意也

註翼 指南曰此章欲人務孝弟與因之曰此章只論

仁義之實所以無歉也今按仁以心之有所愛言義

以心之有所敬言正解謂五個寔字不可作五平開

看當以首節為主下三段承上二段說是謂不可把

上節作論道理下節作體孝弟之功看未是吳孫右

指點之詞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

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

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陳紫峰曰知

其正路守之固節文謂品節文章品節是界限謂止

而不失其初心是華采謂有委曲之文張彥陵曰不是把禮去節文

只就此孝弟行去有個矩度是節有個條理是文此

天然自有之節文仇滄柱曰以節貼無過文貼不及

皆先儒相因不察耳節字兼無過不及文即在無過

不及上做得委曲樂則生矣謂和順從七容容無所

周詳而燦然可觀樂則生矣謂和順從七容容無所

勉強上聲以上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好自生如草

木之有生意也以上解生字林次崖曰真個勃勃然

不待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

惡可已也陳紫峰曰日新月盛其又盛則至於手舞

雖欲過之而不能也

孟子 離婁上

四書輯疏 卷二十二 孟子 離婁上

足蹈而不自知矣陳定宇曰手足舞蹈天理之真樂形見於動容之間而不自知者也

今按手足舞蹈形容人心真樂之至耳大文舞之蹈之兩箇之字本無所指觀註無兩之字可見矣謂兩

之字指事從言泥甚不可從○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

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貼智然後節

之密貼禮而樂之深也貼禮一段蔡虛齋曰此章言

道皆原於此此四句全是貼仁義之實二句不可以為該智之實以下今按天下之道若仁民愛物貴貴

尊賢之類是也周聘侯曰此字指孝弟不指仁義明矣然必而後是朱子指示用功門徑所以補孟子

語意之所未備也

註翼 蔡虛齋曰此章言仁義之實亦是一大頭腦所

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者也其下條智禮樂云云則皆所以全乎孝弟二者而已非以智禮樂之實來對但義之實而並言之要有主客故朱子亦分為

兩段解總註亦然○此守之固是言其行之有終自知之至守之事親從兄始終之事備矣節文乃是就

上面如華米又較深一節至於樂則愈深矣此段以淺深言之盧未人曰必知明守固然後可加品節

工夫故先智而後禮必節文精熟然後從容和順于道德故先禮而後樂工夫自有序今按智以心之

有所知言禮以心之有所節文言樂以心之有所樂言與禮記所謂行而樂之樂也同意陸稼書曰樂則

生矣似無節次自生而惡可已而不知舞蹈則則有節次樂則生矣樂字似直貫至節末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

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

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

吳孫右曰如天下大悅而將歸己欲戴我為君此富貴之極人亦孰不欲之也顧乃視天下悅而歸己猶

草芥之輕而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

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

也陳紫峰曰曲為承順者承顏順志愉色婉容以悅

善彼此無違逆之謂蔡虛齋曰順字解作不違字翼

註曰曲為承順與諭親於道乃所以得順之故在言

外今按曲為承順以諭之於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

愈密矣范紫登曰人對天地所生子對父母所生中

為子則詞意愈密矣

註翼翼註曰上節言舜輕天下而重事親下節言其

以解憂也言舜之心惟以不得乎親云云為憂雖富

貴之極不足以解之也黃際飛曰惟舜為然是倒裝

文法兩己字指舜言紹聞編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

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此舜負罪引慝之心也舜

之心如此所以能盡事親之道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

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底之爾反吳氏曰近本纂箋本脫今從○瞽瞍舜父

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也嘗欲殺舜至是

而底豫焉吳孫右曰始雖不豫而書所謂不格姦

亦允若大禹是也之將成也允若信而順之是底豫

之已成也故註合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胡斐

親不待言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

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

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
 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
 所謂定也陳紫峰曰警瞽至難事者也舜事之而至
 可事之親莫不勉而為孝天下之為父者因其子之
 孝亦底豫焉而莫不慈蓋舉天下之大而皆化矣子
 化於孝則子止其所而天下之為子者定父化為慈
 則父止其所而天下之為父者定陳定宇曰化以心
 言定以分言陳聖苞曰既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化即定非先化後定也
 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
 曰名侗字愿中宋延平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
 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謂認
 己之罪而不以為父母之非也非昔羅仲素名從彦
 謂不知父母之所為有未合道處

人受程氏之學于龜語此云只為共天下無不是底
 父母不是惟以父母之於子言自了翁姓陳名權字
 忠肅諡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
 中村氏曰唯如此謂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唯如此
 此所言而後方可得之無他事可以得之者也彼臣
 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言臣
 逆常起于見其有不是處以為不可事之父母而不
 知無不是之理也其合君臣言之者以臣之事君亦
 猶子之事父母也
 註翼翼註曰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不可以得親
 順親作柱蓋得親之事淺未可以言盡道與底
 豫也故註只云順親今按講述說未是又按底豫推
 就瞽瞍心上言心與之一自見謂悅舜固非謂悅道
 亦非胡期僊曰此承化字定字來

